



Committed to Improving  
Economic Policy.

## Research Note

2016.12.8. (Y-Research RN16-256)

作者：Thomas Raines/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朱映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zhuyinzhen@yicai.com

[www.cbnri.org](http://www.cbnri.org)

研究简报

热点

### 英国身陷特朗普政权与自身窘境两难

英国被夹在一个不再和它秉持同一个世界观的美国政府以及它试图离开的沮丧的欧洲之间。这显然不是一个塑造良好国际影响力的处方。

“总统特朗普”，这是近来整个欧洲都正在努力消化的字眼。对英国而言尤为如此，特朗普的当选无异于一场政治、战略冲击。过去 40 年来英国外交政策背后的两大支柱分别是：与致力于欧洲安全的大西洋主义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以及积极参与塑造欧洲一体化进程。然而，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两大支柱都被不满现状的选民击碎。

自 1945 年以来，英国一直致力于通过维护、深化自由国际秩序来促进其利益。战后安排使英国在国际机制中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其权力已有所下降。许多人认为，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权地位虽然是国际协定安排的结果，但与其历史、传统和自我形象是相符的。不过，离开欧盟的决定是对这种传统做法的否认，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对外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一趋势非常危险。

英美两国关系是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核心。在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尤其是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在过去 25 年里，美国历次重大军事干预都有英国的身影。即使美国重返亚洲，关注亚太地区，英国仍是其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英国议会投票反对攻击阿萨德背叛了美国计划。

过去几年里，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之间的会面被英国人对于英美“特殊”关系是否依旧存在的焦虑所左右。我们也因此看到一些近乎搞笑的事件，例如奥巴马与戈登·布朗首次会面外交礼物的不匹配。特朗普当选两天后，《每日镜报》指出，在唐纳德·特朗普与各国首脑的会会议程上特蕾莎·梅只能排在第九位。

唐宁街 10 号应该会怀念那段时光，当时与美国最棘手的问题仅是外交礼节问题，而眼下有更绝望的问题。政府之间的深入合作，尤其是安全和情报方面的合作都以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世界观作为前提。而随着特朗普入住白宫已经板上钉钉，英国面对的是一个正与国际目标背道而驰的美国。在无数议题上特朗普与英国的做法完全相反。

英国政府长期支持多边协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唐纳德·特朗普却称是中国人发明了气候变化，为的是削弱美国竞争力。英国政府提出制裁俄罗斯，而特朗普却视普京为稳定的小伙伴。特蕾莎·梅支持自由贸易，而特朗普反对任何他所知道的缩写字母的贸易组织——NAFTA、TPP、WTO。英国的期望与特朗普竞选中的声明存在鸿沟，还没有算上其他令英国政治家各方面觉得不舒服的更泛的政治问题。鲍里斯·约翰逊的乐观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如果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遵循他竞选时的态度，冲突将不可避免。

特朗普的胜利也使英国脱欧进程变得更具挑战性。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作为英国脱欧进程推进支持者，其带来的政治、经济破坏将最小。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已与欧洲领导人建立了一定关系及政治信誉，并大体上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她关心欧盟的未来、西方的统一。

与此同时，特朗普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脱欧拥护者。他对被大多数欧盟领导人视为灾难的英国全民投票结果表示庆祝。他对俄罗斯的态度、对北约、对气候问题的看法都与欧洲大多数领导人的观点以及他们努力的方向背道而驰。特朗普的竞选说辞被许多国家所藐视。英国能指望的最好的结果是欧盟领导人因对美国未来走向的担忧而

意识到现在还没到疏远英国的时候。

但目前并没有迹象或是证据表明对待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会成为英国与其他欧盟伙伴之间分裂的原因。比起其他欧洲国家，英国政府对特朗普获胜的态度显得更为现实。特蕾莎·梅政府试图寻找双方共同协作的领域，避免公开指责，并尝试与新一届政府官员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希望能对美国政策方向产生些许影响。同样可以想象，在亲自由贸易、共和党为主的国会支持下，英美双边贸易协议或将替代 TTIP，尽管英国距离坐到谈判席上谈论这个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双方都将作出困难的妥协。

这一方式背后的逻辑在于：做一个特朗普愿意聆听的盟友好过做一个会被他忽略的批评者。但这个盟友角色也不是很好扮演的。在英国，有合理而强烈的公众压力要求政府批评特朗普的一些荒谬言论，或抵制他的一些立场。而如果特蕾莎·梅与欧洲领导人拉开距离，也存在风险，尽管英国将离开欧盟，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双方仍然是天然的政治伙伴。即使从特蕾莎·梅与安吉拉·默克尔向特朗普表达的祝贺中也可见鲜明的区别：一个态度务实，一个则更像是原则性警告。外交部长鲍里斯·约翰逊拒绝参加欧盟外长围绕选举结果进行的特别会议，躲避一场他感到将会是一场集体呻吟的会议。

特蕾莎·梅努力乐观对待英国新情境正在提高她的可信度。在她于众议院大厅发表的演说中，她指出现在是英国领导世界应对国际挑战的历史性全球机遇。但现实是相当严厉。英国被夹在一个不再和它秉持同一个世界观的美国政府以及它试图离开的沮丧的欧洲之间。这显然不是一个塑造良好国际影响力的处方。